資治通鑑/卷15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五十二 ◄

資治通鑑
卷一百五十三 梁紀九

► 卷一百五十四

屠維作噩，一年。

資治通鑑 第153卷

【梁紀九】　屠維作噩，一年。

◎中大通元己酉，公元五二九年

春，正月，甲寅，魏於暉所部都督彭樂師二千餘騎叛，奔韓樓，暉引還。

辛酉，上祀南郊，大赦。

甲子，魏汝南王悅求還國，許之。

辛巳，上祀明堂。

二月，甲午，魏主尊彭城武宣王為文穆皇帝，廟號肅祖；母李妃為文穆皇后。將遷神主於太廟，以高祖為伯考，大司馬兼錄尚書臨淮王彧表諫，以為：「漢高祖立太上皇廟於香街，光武祀南頓君於春陵。元帝之於光武，已疏絕服，猶身奉子道，入繼大宗。高祖德洽寰中，道超無外，肅祖雖勳格宇宙，猶北面為臣。又，二後皆將配享，乃是君臣並

筵，嫂叔同室，竊謂不可。」吏部尚書李神俊亦諫，不聽，彧又請去「帝」著「皇」，亦不聽。

詔更定二百四十號將軍為四十四班。壬寅，魏詔濟陰王暉業兼行台尚書，都督丘大千等鎮梁國。暉業，小新成之曾孫也。

三月，壬戌，魏詔上黨王天穆討邢杲，以費穆為前鋒大都督。

夏，四月，癸未，魏遷肅祖及文穆皇后神主於太廟，又追尊彭城王劭為孝宣皇帝。臨淮王彧諫曰：「茲事古所未有，陛下作而不法，後世何觀！」弗聽。

魏元天穆將擊邢杲，以北海王顥方入寇，集文武議之，眾皆曰：「杲眾強盛，宜以為先。」行台尚書薛琡曰：「邢杲兵眾雖多，鼠竊狗偷，非有遠志。顥帝室近親，來稱義舉，其勢難測，宜先去之。」天穆以諸將多欲擊杲，又魏朝亦以顥為孤弱，不足慮，命天穆等先定齊地，還師擊顥，遂引兵東出。顥與陳慶之乘虛自銍城進拔滎城，遂至梁國；魏丘大千有眾七萬，分築九城以拒之。慶之攻之，自旦至申，拔其三壘，大千請降。顥登壇燔燎，即帝位於睢陽城南，改元孝基。濟陰王暉業帥羽林兵二萬軍考城，慶之攻拔其城，擒暉業。

辛丑，魏上黨王天穆及爾朱兆破邢杲於濟南，杲降，送洛陽，斬之。兆，榮之從子也。

五月，丁巳，魏以東南道大都督楊昱鎮滎陽，尚書僕射爾朱世隆鎮虎牢，侍中爾朱世承鎮崿□。乙丑，內外戒嚴。

戊辰，北海王顥克梁國。顥以陳慶之為衛將軍，徐州刺史，引兵而西。楊昱擁眾七萬，據滎陽。慶之攻之，未拔。顥遣人說昱使降，昱不從。元天穆與驃騎將軍爾朱吐沒兒將大軍前後繼至，梁士卒皆恐。慶之解鞍秣馬，諭將士曰：「吾至此以來，屠城略地，實為不少；君等殺人父兄、掠人子女，亦無算矣。天穆之眾，皆是仇讎。我輩眾才七千，虜眾三十餘萬，今日之事，唯有必死乃可得生耳！虜騎多，不可與之野戰，當及其未盡至，急攻取其城而據之。諸君勿或狐疑，自取屠膾！」乃鼓之，使登城。將士即相帥蟻附而入，癸酉，拔滎陽，執楊昱。諸將三百餘人伏顥帳前請曰：「陛下渡江三千里，無遺鏃之費，昨滎陽城下一朝殺傷五百餘人，願乞楊昱以快眾意！」顥曰：「我在江東聞梁主言，初舉兵下都，袁昂為吳郡不降，每稱其忠節。楊昱忠臣，奈何殺之！此外唯卿

等所取。」於是斬昱所部統帥三十七人，皆刳心而食之。俄而天穆等引兵圍城，慶之帥騎三千背城力戰，大破之，天穆、吐沒兒皆走。慶之進擊虎牢，爾朱世隆棄城走，獲魏東中郎將辛纂。

魏主將出避顥，未知所之，或勸之長安，中書舍人高道穆曰：「關中荒殘，何可復往！顥士眾不多，乘虛深入，由將帥不得其人，故能至此。陛下若親帥宿衛，高募重賞，背城一戰，臣等竭其死力，破顥孤軍必矣。或恐勝負難期，則車駕不若渡河，征大將軍天穆、大丞相榮各使引兵來會，犄角進討，旬月之間，必見成功。此萬全之策也。」魏主從之。甲戌，魏主北行，夜，至河內郡北，命高道穆於燭下作詔書數十紙，佈告遠近。於是四方始知魏主所在。乙亥，魏主入河內。

臨淮王彧、安豐王延明，帥百僚，封府庫，備法駕迎顥。丙子，顥入洛陽宮，改元建武，大赦。以陳慶之為侍中、車騎大將軍，增邑萬戶。楊椿在洛陽，椿弟順為冀州刺史，兄子侃為北中郎將，從魏主在河北。顥意忌椿，而以其家世顯重，恐失人望，未敢誅也。或勸椿出亡，椿曰：「吾內外百口，何所逃匿！正當坐待天命耳。」

顥後軍都督侯暄守睢陽，為後援。魏行台崔孝芬、大都督刁宣馳往圍暄，晝夜急攻，戊寅，暄突走，擒斬之。

上黨王天穆等帥眾四萬攻拔大梁，分遣費穆將兵二萬攻虎牢，顥使陳慶之擊之。天穆畏顥，將北渡河，謂行台郎中濟陰溫子升曰：「卿欲向洛，為隨我北渡？」子升曰：「主上以虎牢失守，致此狼狽。元顥新入，人情未安，今往擊之，無不克者。大王平定京邑，奉迎大駕，此恆、文之舉也。捨此北渡，竊為大王惜之。」天穆善之而不能用，遂引兵渡河。費穆攻虎牢，將拔，聞天穆北渡，自以無後繼，遂降於慶之。慶之進擊大梁、梁國，皆下之。慶之以數千之眾，自發銍縣至洛陽，凡取三十二城，四十七戰，所向皆克。

顥使黃門郎祖瑩作書遺魏主曰：「朕泣請梁朝，誓在復恥，正欲問罪於爾朱，出卿於桎梏。卿托命豺狼，委身虎口，假獲民地，本是榮物，固非卿有。今國家隆替，在卿與我。若天道助順，則皇魏再興；脫或不然，在榮為福，於卿為禍。卿宜三復，富貴可保。」

顥既入洛，自河以南州郡多附之。齊州刺史沛郡王欣集文武議所從，曰：「北海、長樂，俱帝室近親，今宗祐不移，我欲受赦，諸君意何如？」在坐莫不失色。軍司崔光韶獨抗言曰：「元顥受制於梁，引寇仇之兵以覆宗國，此魏之賊臣亂子也。豈唯大王家事所宜

切齒，下官等皆荷朝眷，未敢仰從！」長史崔景茂等皆曰：「軍司議是。」欣乃斬顥使。光韶，亮之從父弟也。於是襄州刺史賈思同、廣州刺史鄭先護、南兗州刺史元暹亦不受顥命。思同，思伯之弟也。顥以冀州刺史元孚為東道行台、彭城郡王，孚封送其書於魏主。平陽王敬先起兵於河橋以討顥，不克而死。

魏以侍中、車騎將軍、尚書右僕射爾朱世隆為使持節、行台僕射、大將軍、相州刺史，鎮鄴城。魏主之出也，單騎而去，侍衛後宮皆案堵如故。顥一旦得之，號令己出，四方人情想其風政。而顥自謂天授，遽有驕怠之志。宿昔賓客近習，鹹見寵待，干擾政事，日夜縱酒，不恤軍國，所從南兵，陵暴市裡，朝野失望。高道穆兄子儒自洛陽出從魏主，魏主問洛中事，子儒曰：「顥敗在旦夕，不足憂也。」爾朱榮聞魏主北出，即時馳傳見魏主於長子，行，且部分。魏主即日南還，榮為前驅。旬日之間，兵眾大集，資糧器仗，相繼而至。六月，壬午，魏大赦。

榮既南下，並、肆不安，乃以爾朱天光為並、肆等九州行台，仍行并州事。天光至晉陽，部分約勒，所部皆安。

己丑，費穆至洛陽，顥引入，責以河陰之事而殺之。顥使都督宗正珍孫與河內太守元襲據河內；爾朱榮攻之，上黨王天穆引兵會之，壬寅，拔其城，斬珍孫及襲。

辛亥，魏淮陰太守晉鴻以湖陽來降。

閏月，己未，南康簡王績卒。

魏北海王顥既得志，密與臨淮王彧、安豐王延明謀叛梁；以事難未平，藉陳慶之兵力，故外同內異，言多猜忌。慶之亦密為之備，說顥曰：「今遠來至此，未服者尚多，彼若知吾虛實，連兵四合，將何以御之！宜啟天子，更請精兵，並敕諸州，有南人沒此者悉須部送。」顥欲從之，延明曰：「慶之兵不出數千，已自難制；今更增其眾，寧肯復為人用乎！大權一去，動息由人，魏之宗廟，於斯墜矣。」顥乃不用慶之言。又慮慶之密啟，乃表於上曰：「今河北、河南一時克定，唯爾朱榮尚敢跋扈，臣與慶之自能擒討。州郡新服，正須綏撫，不宜更復加兵，搖動百姓。」上乃詔諸軍繼進者皆停於境上。

洛中南兵不滿一萬，而羌、胡之眾十倍，軍副馬佛念為慶之曰：「將軍威行河、洛，聲震中原，功高勢重，為魏所疑，一旦變生不測，可無慮乎！不若乘其無備，殺顥據洛，

此千載一時也。」慶之不從。顗先以慶之為徐州刺史，因固求之鎮，顗心憚之，不遣，曰：「主上以洛陽之地全相任委，忽聞捨此朝寄，欲往彭城，謂君遽取富貴，不為國計，非徒有損於君，恐僕並受其責。」慶之不敢復言。

爾朱榮與顗相持於河上。慶之守北中城，顗自據南岸；慶之三日十一戰，殺傷甚眾。有夏州義士為顗守河中渚，陰與榮通謀，求破橋立效，榮引兵赴之。及橋破，榮應接不逮，顗悉屠之，榮悵然失望。又以安豐王延明緣河固守，而北軍無船可渡，議欲還北，更圖後舉。黃門郎楊侃曰：「大王發并州之日，已知夏州義士之謀指來應之邪？為欲廣施經略匡復帝室乎？夫用兵者，何嘗不散而更合，瘡愈更戰；況今未有所損，豈可以一事不諧而眾謀頓廢乎！今四方顒顒，視公此舉；若未有所成，遽復引歸，民情失望，各懷去就，勝負所在，未可知也。不若征發民材，多為桴筏，間以舟楫，緣河布列，數百里中，皆為渡勢，首尾既遠，使顗不知所防，一旦得渡，必立大功。」高道穆曰：「今乘輿飄蕩，主憂臣辱。大王擁百萬之眾，輔天子而令諸侯，若分兵造筏，所在散渡，指掌可克；奈何捨之北歸，使顗復得完聚，徵兵天下！此所謂養虺成蛇，悔無及矣。」榮曰：「楊黃門已陳此策，當相與議之。」劉靈助言於榮曰：「不出十日，河南必平。」伏波將軍正平楊心剽與其族居馬渚，自言有小船數艘，求為鄉導。戊辰，榮命車騎將軍爾朱兆與大都督賀拔勝縛材為筏，自馬渚西硤石夜渡，襲擊顗子領軍將軍冠受，擒之；安豐王延明之眾聞之，大潰。顗失據，帥麾下數百騎南走，陳慶之收步騎數千，結陳東還，顗所得諸城，一時復降於魏。爾朱榮自追陳慶之，會嵩高水漲，慶之軍士死散略盡，乃削鬚髮為沙門，間行出汝陰，還建康，猶以功除右衛將軍，封永興縣侯。

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大將軍楊津入宿殿中，掃灑宮庭，封閉府庫，出迎魏主於北邙，流涕謝罪，帝慰勞之。庚午，帝入居華林園，大赦。以爾朱兆為車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，北來軍士及隨賀文武諸立義者加五級，河北報事之官及河南立義者加二級。壬申，加大丞相榮天柱大將軍，增封通前二十萬戶。

北海王顗自轘轅南出至臨潁，從騎分散，臨潁縣卒江豐斬之；癸酉，傅首洛陽。臨淮王彧復自歸於魏主，安豐王延明攜妻子來奔。

陳慶之之入洛也，蕭贊送啟求還。時吳淑媛尚在，上使以贊幼時衣寄之，信未達而慶之敗。慶之自魏還，特重北人，朱異怪而問之，慶之曰：「吾始以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鄉，比至洛陽，乃知衣冠人物盡在中原，非江東所及也，奈何輕之？」

甲戌，魏以上黨王天穆為太宰，城陽王徽為大司馬兼太尉。乙亥，魏主宴勞爾朱榮、上黨王天穆及北來督將於都亭，出宮人三百，繒錦雜彩數萬匹，班賜有差，凡受元顥爵賞階復者，悉追奪之。

秋，七月，辛巳，魏主始入宮。

以高道穆為御史中尉。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，赤棒卒呵之，不止，道穆令卒擊破其車。公主泣訴於帝，帝曰：「高中尉清直之士，彼所行者公事，豈可以私責之也！」道穆見帝，帝曰：「家姊行路相犯，極以為愧。」道穆免冠謝，帝曰：「朕以愧卿，卿何謝也！」

於是魏多細錢，米斗幾直一千，高道穆上表，以為：「在市銅價，八十一錢得銅一斤，私造薄錢，斤贏二百。既示之以深利，又隨之以重刑，抵罪雖多，奸鑄彌眾。今錢徒有五銖之文，而無二銖之實，置之水上，殆欲不沉。此乃因循有漸，科防不切，朝廷失之，彼復何罪！宜改鑄大錢，文載年號，以記其始，則一斤所成止七十錢，計私鑄所不能自潤，直置無利，自應息心，況復嚴刑廣設也！」金紫光祿大夫楊侃亦奏乞聽民與官並鑄五銖錢，使民樂為而弊自改。魏主從之，始鑄永安五銖錢。

辛卯，魏以車騎將軍楊津為司空。

初，魏以梁、益二州境土荒遠，更立巴州以統諸獠，凡二十餘萬戶，以巴酋嚴始欣為刺史。又立隆城鎮，以始欣族子愷為鎮將。始欣貪暴，孝昌初，諸獠反，圍州城，行台魏子建撫諭之，乃散。始欣恐獲罪，陰來請降，帝遣使以詔書、鐵券、衣冠等賜之，為愷所獲，以送子建。子建奏以隆城鎮為南梁州，用愷為刺史，囚始欣於南鄭。魏以唐永為東益州刺史代子建，以梁州刺史傅豎眼為行台。子建去東益而氐、蜀尋反，唐永棄城走，東益州遂沒。

傅豎眼之初至梁州也，州人相賀。既而久病，不能親政事。其子敬紹，奢淫貪暴，州人患之。嚴始欣重賂敬紹，得還巴州，遂舉兵擊嚴愷，滅之。以巴州來降，帝遣將軍蕭玩等將兵援之。傅敬紹見魏室方亂，陰有保據南鄭之志，使其妻兄唐崑崙於外扇誘山民相聚圍城，欲為內應。圍合而謀洩，城中將士共執敬紹，以白豎眼而殺之，豎眼恥恚而卒。

八月，己未，魏以太傅李延寔為司徒。甲戌，侍中、太保楊椿致仕。

九月，癸巳，上幸同泰寺，設四部無遮大會。上釋御服，持法衣，行清淨大捨，以便省為房，素床瓦器，乘小車，私人執役。甲子，升講堂法座，為四部大眾開《涅槃經》題。癸卯，群臣以錢一億萬祈白三寶，奉贖皇帝菩薩，僧眾默許。乙巳，百辟詣寺東門，奉表請還臨宸極，三請，乃許。上三答書，前後並稱「頓首」。

魏爾朱榮使大都督尖山侯淵討韓樓於薊，配卒甚少，騎止七百。或以為言，榮曰：「侯淵臨機設變，是其所長；若總大眾，未必能用。今以此眾擊此賊，必能取之。」淵遂廣張軍聲，多設供具，親帥數百騎深入樓境。去薊百餘里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，淵潛伏以乘其背，大破之，虜其卒五千餘人。尋還其馬仗，縱令入城，左右諫曰：「既獲賊眾，何為復資遣之？」淵曰：「我兵既少，不可力戰，須為奇計以離間之，乃可克也。」淵度其已至，遂帥騎夜進，昧旦，叩其城門。韓樓果疑降卒為淵內應，遂走；追擒之，幽州平。以淵為平州刺史，鎮范陽。

先是，魏使征東將軍劉靈助兼尚書僕射，慰勞幽州流民於濮陽頓丘，因帥流民北還，與侯淵共滅韓樓；仍以靈助行幽州事，加車騎將軍，又為幽、平、營、安四州行台。万俟丑奴攻魏東秦州，拔之，殺刺史高子朗。

冬，十月，己酉，上又設四部無遮大會，道、俗五萬餘人。會畢，上御金輅還宮，御太極殿，大赦，改元。

魏以前司空蕭贊為司徒。

十一月，己卯，就德興請降於魏，營州平。

丙午，魏以城陽王徽為太保，丹楊王蕭贊為太尉，雍州刺史長孫稚為司徒。

十二月，辛亥，兗州刺史張景邕、荊州刺史李靈起、雄信將軍蕭進明叛，降魏。

以陳慶之為北兗州刺史。有妖賊僧強，自稱天子，土豪蔡伯龍起兵應之，眾起三萬，攻陷北徐州；慶之討斬之。

魏以岐州刺史王羆行南秦州事。羆誘捕州境群盜，悉誅之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